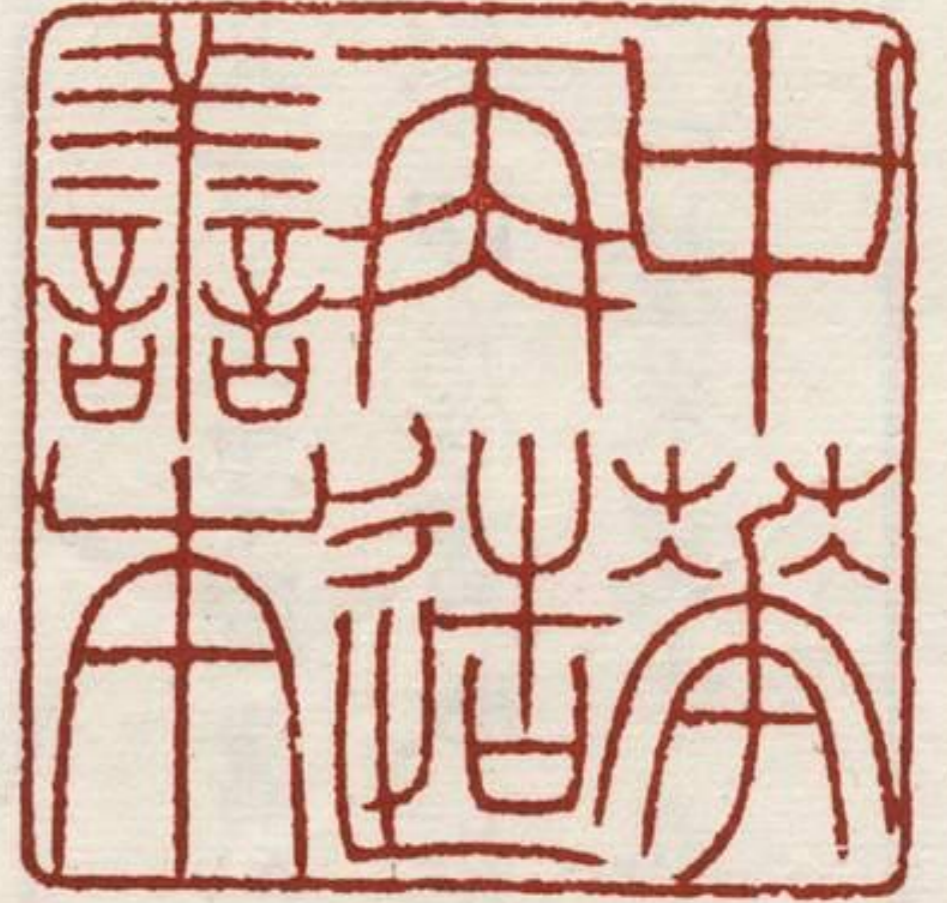


泳齋近思錄衍註

一



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宋刻
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十
四·一釐米寬十五·七釐米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一 凡五十一條



代郡楊 伯昂 彥瞻

道體 造化性命



濂溪先生曰无極而太極 伯昂據 晦翁曰上

實造化之樞細品彙之根抵也故曰无太極

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

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

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无極

衍註卷之一 七 濂溪先生

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極之真二五之

精妙合而疑 伯昂曰无極曰真以理言也二

離也非无極之真為一物二五之精乾道成

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

而變化无窮焉 伯昂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牝牡皆乾坤之道男女之象也凡物之雌雄

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

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

義 舊註 聖人之道 仁而主靜 舊註 無欲 故靜

義中 正而已矣

道體

先生立太極圖解義云人而不能反其初則人
 極不立而去庶物無幾矣故定之以中正仁
 義而主靜聖人所以立人極也動而通也始而亨者
 靜為誠之復中也仁也動而通也始而亨者
 也本為體而靜而復也利以貞者也中仁
 也正也義也周子則明其體蓋道莫不有體有
 為用而則有用而明其體蓋道莫不有體有
 用有體則有用而明其體蓋道莫不有體有
 始元靜而終貞之意動則用行行靜則體立故聖
 人主靜而動者行焉動者行而靜不失其靜之
 妙此太極之道聖人所以為全盡之根也然則
 曰定云者非指定之定有動靜之根未有動
 靜之分一為物慾所撓則定者亂而靜者無
 所主矣聖人全體太極則靜者立而動者行
 焉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
 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
 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
 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
 矣太極圖伯岳據 晦翁曰太極只是極至
 更無去處了至高至妙至精至神更沒去
 處濂溪恐人道太極有形故曰无極而太
 極是無之中有个至極之理如皇極亦是中
 天下而立四方輻湊更沒去處移過這邊也
 不是移過那邊也不只是中央四畔合湊也
 到這裏又屋極曰極那裏更沒去處了却
 曰理與氣本無先後之可言但推上去時却
 如理在先氣在後氣則似理非別為一物即存
 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似理非別為一物即存
 則為金木水火無是氣則似理非別為一物即存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不成動

五十九
 衍註卷之一
 二
 金道

已前便無靜程子言動靜無端陰陽無始
蓋此亦且從那動處說起若論著動以前又
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如六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這繼字便是動之頭若只一闔
一關而無繼便是一闔而無繼

誠無為伯岳曰實德自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

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

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

之謂神

伊川先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伯岳曰喜怒哀

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

天下之大本伯岳曰大本者天下之體也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伯岳曰發皆中正也和也者言感而

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文集下同伯岳曰

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

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舊註寂然有指用而言

者舊註感而遂通惟觀其所見如何耳

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

健而无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

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

道體

衍註卷之一 三 夏願

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

以性情謂之乾

且易傳下同 **百蟲據** 如何後高蓋天只

是氣非獨是高人天在只地管轉來旋去旋得許

多查滓在中間世間無一物事恁地大且

如地恁地大他只是氣之查滓董銖問地大且

翁曰天行健如何曰天形蒼然南極入地

下三十一度北極去地九十三度六度狀如倚

一晝一為一息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

轉不餘萬里則天之行健可知因言天珠底氣運

恁運轉不住故在空中央正如弄梳珠底氣運

晦翁一論璣衡及黃赤道日躔度潘子

善言嵩山本不當天之中為是天形歌側遂

當其中耳先生曰嵩山不是天之中心乃是

地之中黃道赤道皆在嵩山之北南極非極

天之樞細只有此處不動如磨臍然此却是

中間無星處此子問北辰是天之樞細北辰是

星旁取一星此為極不可無之樞細認所以就

其相似又似个輪藏心藏在外面動這裏面

心都動黃義剛問極星動不動面動這裏面

道體

多古

行註卷之一

四

潘亦李

為十二段底
即十二辰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

四者

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

伯夷曰至之謂鬼以其神以其則

西據

鬼神者皆二氣之屈伸往來耳非迹而何

惓地來者謂之神洋洋然如在便見其顯便

是氣之神伸者是生底以至於死為鬼是死後收

唐傑問無迹不可理會便載那氣之神者造化

王百四六

行註卷之一

五

全通

之迹又載鬼神之迹是日月星辰風雨之屬二

氣良能是屈伸往來之靈此以二氣言也然二

為神之實一氣之往而既屈者為鬼陽主伸陰主

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

而鄭氏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

魄然則陰陽未可入也神陰之靈乃鬼神

也如何曰魄者形之靈故其靈曰二氣之良

能二氣即陰陽也良能是其靈曰死則謂之

在天地為鬼神在人為鬼魄否曰死則謂之

晦翁曰口鼻之精氣是天地公氣也耳目之精神

道體

魄之知味先生曰能聽者便是魄如鼻之知便主
於心知老人耳重目昏便是魄漸要散
過如老心能知若甘苦鹹淡要從舌上

剝之為卦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

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

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

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

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碩果不食君子得與

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與民所或曰剝盡則

為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

行註卷之一 六 潘

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為坤陽來為復陽未

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

之陽月恐疑其无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

伯夷 晦翁曰雖是十月為坤十一月為

復然自小雪以後其下面一畫便有三十

之一分陽生至冬至方足得一爻成耳故十

月謂之陽月蓋嫌於无陽也或問 晦翁曰

變於上則生於下乃剝復相因之理畢竟須

經由坤則卦純陰無陽如此則陽有斷滅也

何以能生於後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

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

今坤卦非是無陽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

做一畫未成非是坤卦純陰便無陽也此亦

非有深奧但伊川當時

道體

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
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
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

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
復為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
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

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恒非一定
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唯隨時變易乃常

三書

衍註卷之一

七

全通

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

者孰能識之

伯禹曰

天地生物之心天下感

之此豈耳聞目見之知道者

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
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
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
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唯自暴者
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
居不能化而入也 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

道體

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

伯夷曰革之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革面者未能心化

特革其面以從上之教令耳書之象恭滔天魯論之色取仁而行違均是人也雖然聖賢豈特為小人慮而已汝無面從事君容悅朋不心為面朋情踈而貌親所以為臣下慮為交際慮皆恐失之面而不本於心也學者必若易之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孟子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

四十二 衍註卷之一 八 潘承本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以上並易傳

動靜无端陰陽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經說下同

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伯夷曰無

序則非禮不和則非樂仁者其禮樂之本歟

明道先生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

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遺書

下同伯夷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併朋友謂之五常故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父待子以慈子事父以孝兄友于弟弟恭厥兄夫刑于婦婦承于夫此之謂盡其分乃蹈

道體

其常常者即天地生物之理各無不足處有一不然者謂不盡其分不盡其分乃謂之變者人失厥初豈天地付與有不足者乎雖然聖賢安行於性分之中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內不慙於心堂陛正上下序閨門睦固有不不可及者其或君不仁臣則不可不忠父不慈子則不可不孝兄不友弟則不可不恭夫不良婦則不可不順此比干之於紂大舜之於瞽瞍周公之於管蔡申后之於幽王各求自盡其分而已伯禹據伊川曰只為人不能盡分尹和靖先生曰看盡分字是多少氣象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

四百

衍註卷之一

九

金道

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

鑿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

道體

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眾乃聖

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已

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

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伯岳據先生曰活者為

仁死者為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為

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杏仁

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或問

上蔡以覺言仁如何曰覺者是要覺得這道

理湏是分毫不差方能全得此心之德這便

是仁但知得个痛癢則凡人皆覺得豈盡是

仁者耶鑿家以頑痺為不仁便謂覺是不覺故以

不仁言之不覺固是不仁然便謂覺是仁則

不可之事也故聖人不直以為仁而必曰仁之

也方

也

也

也

也

也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

伯岳據告

謂性者所謂生者指知覺運動而言

曰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

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

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

以氣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全哉

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全哉

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

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
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
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
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惑及將亡聚其族曰椒
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
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後椒為令尹惡薦
賈以其族殺之攻楚王楚
子與之戰遂滅若敖氏

是氣稟有然也善

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
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
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
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
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

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
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
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
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
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
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
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
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
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

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伯岳曰天之賦子

物稟而受之則謂之性其目不越乎仁義禮

智而已凡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日用常

行不可須臾離也循性之仁而行則父慈子

孝以至於仁民愛物者道也循性之義而行

則君敬臣忠以至於敬長尊賢者道也循其

禮則恭敬辭遜之節文循其智則是非邪正

之分別者亦道也聖人因其道之自然立法

垂訓為之品節防範脩父子之道而仁之教

立脩君臣之道而義之教行謹其節文而脩

之則禮之教也審其是非而脩之則智之教

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

下而不與焉者也

觀天地生物氣象舊註周茂叔看

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

仁也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伯岳曰指微搔而知癢針

是惻隱之心乎潘時舉問晦翁曰仁包義

禮智元包亨利正春包夏秋冬以五行言之

不知木如何包得火金水先生曰木乃生

氣有生氣然後物可得而生若無生氣則火

金水皆無自而能生矣故木能包此三者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而非有

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也

道體

四百七 衍註卷之一 十二 金通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

伊川先生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

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伯岳曰

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非兩途格物致

知與治國平天下同一貫伯岳據晦翁曰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揚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

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

三百二十

行註卷之一

十三

全通

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

問時中如何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

試言一聽則中央為中一家則聽中非中而

堂為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

此類可見矣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

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在

顏子之時為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

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舊註一本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

不欺為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

先生曰云云伯喈曰无妄天也不欺人也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

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

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

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

塗轍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

四百七

衍註卷之一

一口

全道

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

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

卦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

極必返其理湏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

終伯喈據晦翁曰人呼氣時腹却脹吸氣

若此者蓋噓時此一口氣雖出第二口氣復

生故其腹脹及吸時其所生之氣又從裏趕

出故其腹厭大凡人生至死其氣只管出

盡便死如吸氣非是吸外氣而入止是住得

一霎時第二口氣又出若無得出便死老子

道體

又曰天地之間其素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有个盡時意氣盡則歸于天形魄降于地而

死矣入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鬼升也下體
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
必有終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止泊在氣上
初不是疑結自為一物但人分上合當恁地
處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氣雖終
於散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
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
是他子孫畢竟止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
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為鬼鬼復
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常有許多人來來去去
更不由他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至於伯有
為厲伊川云別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
盡而強死自是能為厲如子產為伯有立後
便有所歸遂不為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
矣

明道先生曰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

四十五

衍註卷之一

十五

潘本

更有甚事

問仁 伊川先生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
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 孟子曰惻

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愛自是情仁
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 孟子言惻隱之

心仁之端也

伯岳曰端緒也猶繭既曰仁之

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

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

道體

陽氣發處乃情也

情由

晦翁曰仁者心

仁愛之理是仁心非仁且將此意去思量體
聰目之德明心之德仁且將此意去思量體
認仁之愛猶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愛
之理即是心之德不是心之德了又別有
愛之理愛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謂之仁
心之德又只是愛謂之心之德却是愛之本
柄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

訓人皆非也當合 孔 孟言仁處大槩研

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

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

三九十四

衍註卷之一

一

潘本

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

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

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舊註易傳曰成而後有敗

敗非先成者也得而後有失非得何以有失

也伯昂據 晦翁曰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

氣之發甘節問何以驗得性中有仁義禮知
晦翁曰欲要見得性中有仁義禮知無故不
解發得惻隱之類出來有
仁義禮知故有惻隱之類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

性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

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

道體

之心譬如水只可謂之水至如流而為派或
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
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

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

信伯岳曰五常之信猶五行之土土無定位

無專氣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故土於

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信亦
猶是也實有是四端則信在其中矣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
之生道也

橫渠先生曰氣块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

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
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為風

雨為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

燼無非教也正蒙下同伯岳據揚道夫問

未嘗止息曰此張子所謂虛空即氣也蓋

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

氣但人則不見耳此是未成形者及至浮而上

降而人則已成形者若所謂山川之融結糟
粕煨燼即是氣之查滓惟天運轉之急故凝
結得許多查滓在中間地者氣之查滓也天
運不息晝夜運轉故地晦翁曰中間天有一息
之不停則地須陷下又地晦翁曰中間天有一息

成雪只是兩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
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
上或言極西高山亦無雨雪又孔子閒居
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
地載神氣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
非教也伯岳謂教者所以成物者也理無端
倪之可窺教則顯設而可見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

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伯岳據
陽兩端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
晦翁曰陰

天體物不遺伯岳據
晦翁曰體物者為物猶

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

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

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伯岳曰出入往來

也旦明也游衍者游行衍溢也言天之
體著萬物而鑒察之者無往而不在也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伯岳據
孟子曰人之

也所謂良能者乃出於天然之善也則

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

遊散至之謂神以其申也反之謂鬼以其歸

也伯岳據或問死生之說於有鬼神否謝先生

子曰謝子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謝先生
待向你说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

來你但去尋討看別謝曰此便是天地間妙用
 曰橫渠說得來別這便始講說不濟
 事是將來做個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
 看破始得張亢一郡君化去常來附語亢所
 知事皆能言之亢一日方與道士圍碁又自
 外來亢欲接之道士封碁子今將去問之張
 不知數便道不得乃曰許多時共你做夫婦
 紫姑神不識字底把著寫不得後更不信底把著
 寫不得推此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
 則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
 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過名
 廟必於萃與渙言之如武王伐商所以過名
 山然如川致禱山川何不可武王禱之者可以此
 雖有妙理於若無之間須斷制得去始
 得曰如此却是鵲突也謝子曰不是鵲突

四書

衍註卷之二

一

九

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
 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為他天地間妙
 用祖考精神便
 是自家精神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
 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
 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
 亦末如之何矣正蒙以上並
 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
 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
 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橫渠易說

心統性情者也橫渠語錄下同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

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

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

開則達于天道與聖人一生而伯岳據中庸曰或

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之一也或安而一

也又曰人一能之己百之十能之己千之

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伯岳謂人之氣稟有不

同故覺有先後知有難易耳人患不專心致

志苟能自強不息則氣質之不美者可變而

為美矣不然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一暴

十寒而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自暴自

棄者也又徐子枯槁之中性有氣故附子熱大

晦翁先生云枯槁之中性有氣故附子熱大

黃寒子融謂此性是氣質之性陳才融亦知

山謂即是本然之性晦翁謂子融認知

覺為性故以此稟得許多氣質之性即是有許多理

元不謂有性無仁惟先生云此說亦是動物則

又近人之性雖然動物雖有知覺才死則形骸

道體

五百三十三 衍註卷之一 二 全通

以外之邊繞感中間便應之心赤子入井之事感
 則仁之理便應中間便應之心赤子入井之事感
 廟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中間便應之心赤子入井之事感
 是乎形蓋由其間眾理渾具各各分明明心於
 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孟子所析而為四以發各有面
 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所析而為四以發各有面
 便知渾然全體之象之可見何然見其粲然此夫渾
 然全體無形象之可驗乃依無形而端緒之發得
 如此蓋是理之性之驗乃依無形而端緒之發得
 凡物必有本根性之驗乃依無形而端緒之發得
 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恭敬所以必知其
 着惡所以必知其非有所端於外惟其有智使本無
 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端於外惟其有智使本無
 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所端於外惟其有智使本無
 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所端於外惟其有智使本無
 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仁
 仁義是個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
 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為仁

五九一

行註卷之二

十一

卷之二

四時然春夏陽之屬也秋冬陰之屬也故曰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者則兩耳仁不
 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通乎四者仁之中故
 雖對立而成兩體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仁之中故
 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
 制知者仁之分則春之生也夏之長也秋則
 出乎春春則春之分則春之生也夏之長也秋則
 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夏則春之生也秋則
 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而
 陽陰陽一太極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之
 末益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之
 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有可為之事而智則
 無事可為但分別其為是非耳是以謂之
 藏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
 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
 始萬物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一

